

打击高考舞弊须法律全面给力

教育部发言人续梅5日介绍,今年将有912万考生参加高考,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完成标准化考场建设,可有效加强考场管理,防范和打击考试违纪舞弊。教育部表示,对任何组织高考集体舞弊的团伙和个人,将一查到底,坚决依法打击,绝不手软,不法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(6月5日新华社)

还有一天,2013年全国高考就将拉开帷幕。当此之际,教育部再次提出“防范和打击考试违纪舞弊”,强调“绝不手软”,当然非常必要。如何有效治理各种高考舞弊行为?办法无非就是两个方面,一是“事前严防”,二是“事后严惩”。

应当承认,近年来,在“事前严防”方面,教育部门确实已下了不少堪称“竭尽可能”的硬功夫。如教育部发言人提到的,在全国范围

内完成标准化考场建设,“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和网上巡查系统等管理设备”;再如,最近引起热议、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的吉林高考安检,甚至“女生穿文胸也无法过关”。

但同时也应看到,目前我们在“事后严惩”方面,又仍存在明显不太给力的问题,如许多高考舞弊的组织者参与者,事实上常常并没有得到真正足够“严厉”的严惩,或者是停留在纪律处分层面而没有涉及法律处分,或者是停留于一般违法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处罚高度。之所以会造成这种“不给力”局面,显然并非仅是“绝不手软”的主观决心“不给力”,而主要还是“不法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”没能真正落实。

这主要表现在,其一,目前我们用于规范惩治各种考试行为的法律层级还很低。比如,至今我们仍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《考试法》,

仅有的只是一部“部门规章”层面的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。其二,尽管在现有《刑法》中也可以找出一些与“考试舞弊”相关的罪名,如“泄露或窃取国家秘密罪”“非法生产、销售间谍器材罪”。但这些罪名,一方面既缺乏专门准确的针对性和可适用性,另一方面又无法全面涵盖现实中存在的各种考试舞弊行为。比如,近年来十分常见的一种高考舞弊行为——“替考”,目前我国《刑法》就并无具有专门针对性、可准确适用的罪名。

事实上,正是源于这种“不给力”的法律空白,近年来在不少高考替考案的查处惩治过程中,屡屡出现十分尴尬的一幕。如在去年高考后,河南开封警方曾侦破一起高考替考案,但却只能以“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”报捕,而检察机关最终认定“不属聚众扰乱社

会秩序罪”,并不得不表示,虽然替考行为“危害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,但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为犯罪行为,因此不能定罪和处以刑罚”。而据此前媒体记者的暗访调查,目前在我国一些地方,“高考替考”已成为一种十分猖獗且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的高考舞弊现象,“2.5万保上一本”、“考分超清华北大得7万”等叫卖口号时常出现。

在这种“舞弊”现实背景下,受制于强大的替考利益驱动,如果没有全面给力的法律制度的强有力支撑,如尽快为包括替考在内的各种考试舞弊行为量身定制专门的罪名,努力构建完善严密的考试法律,不断提升考试法治程度,那么确保对高考舞弊的“绝不手软”、“必将受到法律严惩”,势必很难真正充分兑现、落到实处。

(张贵峰)

@ 微评 @

@ 新华社视点: 神舟十号本月择机发射, 国人民自豪感再次升腾。人心齐,泰山移。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展示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。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强制拆迁……关系到13亿人基本生存权的现有问题,若怀着九天揽月之壮志和情怀去解决,难者亦易。

@ 人民日报: 因安检不能有金属, 文胸换成背心, 裤子穿松紧带儿的、鞋子最好是塑料凉鞋……高考“穿衣宝典”让“最严安检”遭诟病。但高考是改变命运、向上流动的主渠道,其生命在于公平,让作弊无懈可击,是对考生的最好保护。莘莘学子莫因安检增加无谓压力,放松心情、放飞梦想!

@ 新京报: 造成120人罹难的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事故正在善后,媒体报道称当地要组织全面彻底的专项治理行动。“灾后重视”自是必要,但千万不能光顾着防止“重大群体事件”,度过眼前就好了伤疤忘了痛。难以持久的“灾后重视”,是对被大火吞噬的无辜生命的亵渎。

纸做的门



在外租房5年半,郑州市沈庄村村民们终于等到拆迁安置房完工。然而,他们的新房大多有问题:渗水、墙皮脱落……一位业主搞装修时还发现了“纸板门”,“外面是两层硬纸板涂上红漆”,从外表看,这扇门没有什么不妥,但一落锤就是一个空心洞。顺着洞眼,几下就能

把外层的纸板撕下,除了边框部分是木材外,中间全是由纸填充的。这是一处拆迁安置房,苦苦等待了五年,老百姓不敢居住。看看这用纸做的门,谁敢相信房屋的质量呢?安居工程不能安居,谁来承担责任呢?当然,对于纸做的门,开发商完全有

理由推给生产商。但是,你是采购者,对这样的门有没有采购时的验货?没有负起监督的责任,才有了这接下来的一切问题,房屋渗水、墙皮脱落。既然是拆迁工程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,这里面必定会有监督部门的身影。这些工程的建设必定会有招投标环节。如此一个犹如烂摊子的施工单位是如何成功拿下工程的?这需要追问。

按照规定,监理人员必须在企业施工的任何环节在场监督。如此严格的制度下,这样的烂工程还是出现了,监理人员难辞其咎。在许多问题背后,监理公司和开发商成为了战友,而抛弃了监督的责任。有关部门是到了思考如何厘清监理和施工单位关系的时候了。

最后还要向工程验收单位发问。每一项工程的交付,都有一个严格的验收环节,有了这些人员和单位的签字,才会是工程的最终完结。这样不合格的工程为何还能通过验收?或许四处渗水可以说验收时没下雨,墙皮脱落也可以说验收时好好的,可是一张用纸做的门,你总不能说因为它喷了漆你看不出来吧?

文/郭元鹏 图/王成喜

@ 一语惊人 @

“把人直接撞树上了,救护车来时,已经不行了”

——上海驾校女学员练车时错踩油门撞死1名男学员。

出处: 东方网

“刚接了老婆电话,回去要搓衣板伺候了”

——杭州交警瞥美女过积水路面被传上微博,对记者笑称回家跪搓衣板。

出处: 浙江在线

“按目前收费标准算,一年要交过路费五六千元”

——大兴安岭白桦乡在乡道上设收费站,农民下田干活也要交钱。

出处: 法治周末

“判我死刑”

——郑州男子奸淫猥亵5幼女,庭审中主动要求判死。

出处:《郑州晚报》

“明知可能会有恶劣的结果,我还是这么做了”

——安徽一高考生拍摄城管粗暴执法遭围殴,受重伤被迫弃考。

出处:《中国青年报》

“爸,我是丽丽!他们把我卖了”

——云南一初中女生被同学母亲拐卖做别人儿媳,在石家庄工地上获工友相助。

出处:《河北青年报》

“双黄蛋出现的几率虽然不高,但不管何种原因形成的,食用后对身体并无危害”

——长沙女子一次性买到20个双黄蛋,专家称无害。

出处:《潇湘晨报》

木华 辑

“聘礼地图”的中国特色

一张“全国聘礼地图”日前在微博上走红,该图以地图的形式标注了各个省市区的结婚聘礼金额。其中,河南聘礼的起步价为6万元。此图一出,不少网友直呼“娶不起”。

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,便有了婚姻聘礼之说,并逐渐成为婚姻固定的礼仪。当然,聘礼因水涨船高,变成了男女婚姻的筹码,甚至成为了棒打鸳鸯的杀手,渐而被诟病为陋习。

问题是,今日索要聘礼的岳父岳母,也曾经是聘礼而大伤脑筋的青年男女,又何必再去为难子女呢?况且,聘礼也不能保证女儿婚姻的幸福。事实上,这些道理绝大部分父母都清楚。之所以如此,这里面有很多看不到手。比如,面子观念、攀比心理等世俗的东西。

“聘礼地图”注解了“中国式婚姻”。跟所有的“中国式”一样的,它的存在也有着特殊的环境土壤。

聘礼成陋不能单纯地苛责丈母娘,相信绝大部分丈母娘是知情达理而且疼爱子女的。倡导移风易俗,摒弃聘礼陋习固然可取,却不是治本之策。改变社会资源与公共保障,通过家庭分配的模式,比如让年轻人的社会生存变得更容易,不再成为这“奴”那“奴”,有更强的独立性;社会的公共保障成色更足一点,子女对双方父母的未来,不再有“待遇”之别,婚姻才不至于被金钱所绑架。

毕竟,不是因为感冒而刮风,而是因为刮风而感冒。聘礼成风,理亦如此。(木须虫)



昨天,南京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严格规范市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。其中明确指出,全面清理现有编外人员。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%。(6月5日《现代快报》)

无独有偶,《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(试行)》6月1日起施行,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,落实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,加

去“临时工思维”难

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,杜绝合同工、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现象。南京与广州全面整顿临时工,积极意义显而易见。

然而,仍有问题亟待厘清:临时工执法乱象,难道可以全部归因于临时工的素质问题?临时工所在的行政执法部门真的无监管缺位的罪责?此外,如果不是有关部门乐于视临时工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,临时工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吗?

单以近日延安城管的“打人事件”为例,城管队员双脚跳起猛踹倒地商户,可谓是有图有真相,但当一切尚待调查之时,延安城管局却回应称,脚踏商户者属临时聘用人员。不提“酒后执法”等打人情节,反而说“城管执法人员在冲突中也有人受伤”,给人一种城管也是“受害者”的印象,刻意渲染城管的“弱势”,狡辩卸责之嫌不

是溢于言表么?即便又是临时工的错,但当地城管局也该举一反三:执法乱象至何等地步,城管队员的言行才能如此有恃无恐?如此暴力执法又该怎样杜绝?而非轻飘飘地给出一句“是临时工干的”。

实际上,“去临时工”的举措也并不新鲜。重庆市从去年4月就禁止临时工申请执法资格;黑龙江省去年也出过规定,临时工不得成为行政执法人员……当人们都以为临时工会绝迹于江湖的时候,临时工却依旧在上演着自己的戏码。

归根结底,去临时工易,去“临时工思维”难。如果法律的权威得不到尊重,制度的刚性得不到保障,权力对权利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,临时工走了,“临时工思维”会一直在。

刘孙恒/文 陶小莫/图